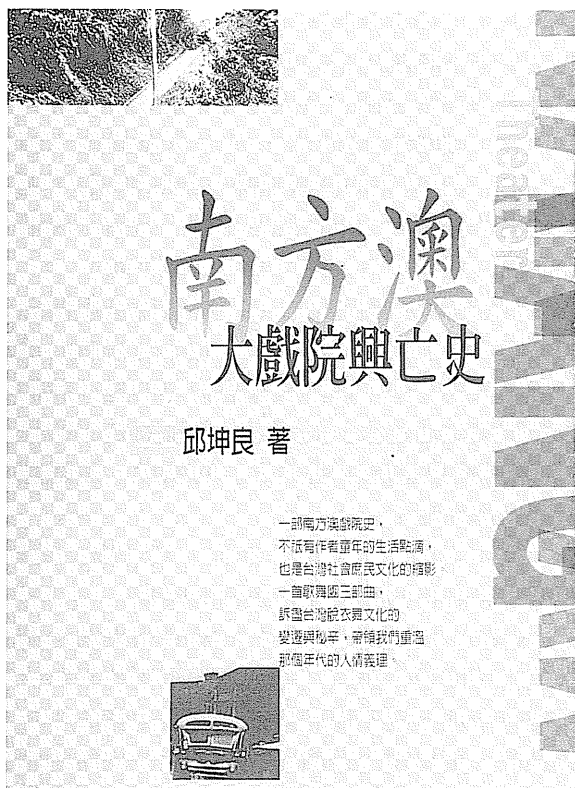


# 邱坤良《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》

◎李潼



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／新新聞／一月

興衰為本書主軸，邱坤良當然不會將筆墨著重在青冷青冷的建築結構和格局。他感興趣的是一些與南方澳大戲院有關的有血「有目屎」、有情兼有義的人與事。並由此擴散，「牽拖」地緣和人緣，讓漁家守護神的媽祖婆、成年禮引渡人的脫衣舞女郎、願望破滅的孤女、一手造神的少年來福、廟公導師杜顯揚、恨為男兒身的阿坤旦以及布袋戲師傅和車弄鼓藝人等等出列，在他以五十年歲月的「寸角」搭建的懷念舞台，再度出場，一如遠年的光彩。

黑漆漆的老戲院，原本就極富想像空間，而它展演的栩栩如生的電影和歌舞，更讓它魅力無限。何況位在台灣東北角港岸的南方澳大戲院，曾獨領風騷，從四〇年代的日治末期到國民政府治台的六〇年代期間，是南方澳人的「全方位」生活中心；也就是娛樂中心和政治、教育與文化中心；包括退伍軍人點閱召集、防火消防演習、戶口校正、里民大會、流行歌曲大會串、民意代表競選政見發表會和學校遊藝表演都「假本大戲院」舉行；而且還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堂堂成為剛創立的南安國民小學代用教室。

南方澳大戲院的全方位、多功能，「沒大沒小的說」，是遠勝隔它一條街口的南天宮媽祖廟。它所承載南方澳民眾的共同記憶深入地方各階層，普及男女老少，因生活氣息濃厚，所以更輕鬆的深入人心。

這樣一座「全方位」的生活中心，在台灣各城鎮，所在多有。但往往也因它們的功能太生活化、記憶的滲透太自然，常遭在地子弟忽視，乃至遺忘。

南方澳子弟的邱坤良，能為南方澳大戲院

若「文如其人」的說法可信，文章要寫出潑辣活氣，作者恐怕很難不是古靈精怪的「靈氣逼人」。

邱坤良收錄在《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》的十三篇文章，不論唐突滑稽、香艷刺激、義憤填膺或傷感緬懷；不論行文是娓娓道來、今古不分、平鋪直述或夾議夾敘；由於他的撰文，句句都活氣，篇篇皆潑辣，讀者可如見其中的古靈精怪。

以這座在一九七一年拆除的南方澳大戲院

的「興亡」留下記錄，為若干有趣的南方澳鄉親拓印足跡，為南方澳的地景張揚聲嗽以及為他熟識的藝人延續音容呼吸，儘管是在他遠離南方澳老家的三十年後，幸好他也「起工」了；以他如交趾燒素樸而不褪色的筆法，加進青鮮魚穫的生猛氣息，讓這些人事地物又鮮活過一次。

追憶往事、描摹故人或呈現家鄉，是否都需要時間遠隔、空間移轉之後，又與當事人或標的物保持距離，才能找到一個客觀的位置。

這樣的遠隔和移轉，再回首觀顧，會不會因距離和位置而有失真的心境及失焦的眼神？

在地子弟寫在地事的困難，較外鄉人寫在地事的恍惚相當：回憶與觀察的可愛和可信，同時也包含了可厭和可疑。所幸《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》不是沿革或方誌，不是學術研究的論著，它是邱坤良「個人生命經驗的反芻」；是他個人「生活態度與工作方法」養成的溯源；是他身為南方澳子弟的反思及感念；是他不必他人考證的真情告白。

《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》以直率得近乎「吐槽」的自我調侃和「要死大家死」的童騷秘聞大公開，將從古至今的南方澳常民基層文化加以剔理揭示；將凡常小人物的悲喜予以特寫浮凸，並寄以「恩怨兩相忘」的懷念。而這些再凡常不過的人與事，足以讓人憶起自己生命也曾有過卻淡忘多時的人與事。而南方澳在特定時空下的殊異變化，其實也是記性不差的人在另一處經歷過的；至於南方澳的特殊地景，唯有讓人欣羨。

邱坤良在《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》採用的白描手法，可能是個人文字風格，卻也恰如其

分的與十三篇文章的小人物行徑合拍。這些素樸文字中不時跳出來的舊詞新用、政治用語家常化，卻神妙至極，令人捧腹。這或許是邱坤良慣常的幽默性格使然，但卻又遠超過所謂「白描手法」常犯的清淡無味（無味無素），尤其情境落差極大的事件綿密出現，竟有小說情節的衝突意味，令人在可疑中欲罷不能。

《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》無意為這座懷念的「全方位」生活中心作史，也不見得有心為一群小人物立傳。邱坤良願意分享的是「我們曾經這麼生活過來」的活氣，他願意告示的是「我還是樂以這麼生活下去」的執拗，並隱隱反問：那你呢？

這本書的「大」與「興亡」及「史」，已標明它誇飾格的調皮和誇張性的幽默。

《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》舖展開來的台灣常民生活即景，雖時空過往，但沉潛的脈絡直貫現時今地。它不僅記錄了邱坤良生猛的少年青春夢，更呈現了台灣子民多難生涯底層的幽默性格，這性格正是許多人苦心尋找的台灣生命力。